

嵌入南宋海防文化的祠山大帝信仰

□夏志刚

沥港庙中广惠君

1999年面世的《金塘志》辑入了一篇《沥港广惠君庙考》，提到1927年时传闻北伐军要将无可稽考的祠庙予以拆毁，定海金塘沥港的老百姓认为“广惠君庙所祀何神，无记载可资稽考，恐难避免拆除厄运，众议以祀明戚继光将军应付之”。后谣言平息，庙也保存如旧，也就无人去注意其历史了。文章称“沥港广惠君庙在沥港镇东三里许之山岙中，庙貌庄严，所祀之神白面长须，似系文官。香火鼎盛，每年春秋二季，连日演戏酬神，乡民群集，蔚为季节性之娱乐中心”。可见该庙实为沥港当地的民间信仰中心。沥港庙多次毁而复建，建而又毁，今存遗址处，乡民于1996年新建沥港庙，三间二进，改祀抗倭名将戚继光。

此文发表于台北市舟山同乡会主办的《舟山乡讯》1982年第4期，作者是沥港大鹏人黄炳麟，解放前曾任定海县教育局理事长、县政府督学、县参议会秘书，1950年5月旅台后任台北市舟山同乡会第四届常务理事。虽然庙未拆毁，但黄炳麟并未放弃对广惠君庙主祀之神的思想。黄文关注到民国《定海县志》有关“广惠君”的记载有二，一称“沥港庙，在东北海中，祀广惠君，宋绍兴

二十年建”，一称“广惠君庙，在金三庄，所祀之神不详，建修年月无考”。黄炳麟进一步思考，要稽考庙名的来历，必须从宋绍兴二十年（1150）以前的史籍去追根究底。“广惠君庙之建置既有年代，则必有本。建庙之缘起，当以崇功报德为旨，故所祀者必以功在国家之名将，或惠及黎民之贤侯，应有史迹故实可资夷考。但查宋绍兴以前志传，尚未发现有‘广惠’谥号或封爵之人。”他认为，庙神肯定是由于国于民有“有功”之人，但没查到宋代之前被封谥为“广惠”的人，就联想到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中提到的宋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韩琦为周济“州县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”而创设的“广惠仓”，循此推论，认为广惠君庙所祀之神，应为宋仁宗时名相魏国公韩琦，“惟有韩魏公能当此俎豆千秋之崇奉”。

黄炳麟先生远在台湾，时逾50多年仍念念不忘故土庙神和社火，一纸短文饱含思乡之情。然而，黄先生以上的推考却难以立足。他只知道民国《定海县志》的记录，却未能查证宋元各地方志。元代的《延祐四明志》为“烈港庙，在金塘之烈港（今称沥港），乃广德军张王之行祠也。宋绍兴二十年都巡检使李

全建”，宋宝庆《四明志》为“冽港庙，广德军广惠庙也。绍兴二十七年都巡检使李全建，教授高闾记”。乾道《四明图经》则有高闾于绍兴二十年九月所作的《烈港新建张王行庙记》。黄炳麟提到的“沥港庙”和“广惠君庙”，在康熙《定海县志》中则称“烈港庙”和“广德庙”，到民国时仅存“广惠君庙”一处，在清末王亨彦的《定海乡土教科书》中也只记有“广惠君庙”。

宋代作记的高闾是宁波鄞县人，绍兴十五年（1145）进士。四明高氏是两宋时期的望族，元人袁桷称，“高氏衣冠为四明望。”自绍兴元年（1131）高闾之兄高闾赐同进士，后又高安世、高闾、高开、高闾兄弟相继进士及第。高闾的记文详细叙述了张王信仰的起源以及部分神灵感应故事，朝廷对张王的态度，从中可知当时普通的士大夫关于张王的知识 and 观念与广德地区的张王信仰关系十分密切，后者塑造的张王形象直接影响到其他地区的士人、民众对张王的认识。庙记中也提到建庙的缘起，建庙者为烈港都巡检使李全，曾经担任广德都监，“事王甚恭”，绍兴十八年初调任烈港都巡检使，正逢海寇出没，上司督责甚严，

“广德埋藏”祀张渤

璋有关。

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皮庆生《皇帝在庙——朱元璋题祠山御诗的传说与演化》，详细辩驳了当地传说朱元璋在争夺天下时，曾两次到祠山，并留下两首《幸横山》《幸祠山》“御制诗”的传说，但明末时当地已经和朱元璋紧密地联系起来。朱元璋确实比较重视“祠山大帝张王”，两次派遣钦差专程前来朝謁祠山，拨款对祠山庙修复扩建，在南京鸡鸣山建广惠祠山王庙，按时遣官致祭。然而这种传统在北宋时早已经存在，《宋史》在《黄震传》有记，“广德俗有所谓埋藏会者，为坎于庭，深广皆五尺，以所祭牛及器皿数百纳其中，复以牛革封鑊。一夕明，发视之，失所在。”这种祭品埋入地下后就消失不见的现象，当然被视为神灵已经收纳，故此民间越传越玄乎。

“祠山大帝张王”的信仰传说起源于西汉末年，高闾《记》中称得比较明白，“广德军广惠庙张王者，武陵龙阳人。尝按图牒，其先有讳秉者，在夏禹时感天女降，而与之合，逾年授以子，且曰‘后世当血食吴分’。王生于西汉之末，姿状奇伟，宽厚而爱人，

有神告以‘兹地荒远，不足建家’，乃东游吴会，至苕霅之白鹤山居焉。久之，欲自长兴之荆溪，凿河至广德，以通舟楫之利。工役将半，俄化为异物，驱役阴兵，夫人李氏见而怪之，遂隐形遁去。居民思之不已，即横山立祠以祀之，祈祭不辍。”反正就是这位“张王”不是凡夫俗子，是他爹与仙女在大禹治水时的结晶，却到西汉才降生。因为使命远大，“张王”从武陵龙阳（今湖南汉寿）东游到苕霅之白鹤山（今浙江长兴县太湖边），后来发志要为广德和长兴两地百姓造福，从长兴县的西苕溪（古称荆溪）向西，施展神力开挖运河，却不料被其妻“破法”而死。

关于“张王”的籍贯，传说并不统一，或说是吴兴乌程（今浙江湖州）人，也有说是广德军（今安徽广德）人。有说为西汉人张汤之子，又有说其父龙阳君、其母张媪。“张王”的姓名出现的也很晚，南宋吴曾的《能改斋漫录·卷十八·神仙鬼怪》中称，“王，名渤，姓张，本前汉吴兴郡乌程县横山人。”不管他是不是人，是哪里人，反正都不影响“张渤治水的传说”被列入广德县

南宋海防有张王

过舟山，或与舟山联系密切，沥港庙在张王信仰的扩张路上可能影响不小。

高闾所记沥港庙中祠山大帝的灵验，主要是暗助建庙者李全出海捕盗平安顺利，展示了其于海洋也无所不能的神力。“烈港都巡检使李君，尝为广德都监，事王甚恭。绍兴戊辰（1148）初，来赴官，值海寇出没，上司督捕严甚，君乃展王之画像，焚香拜祈，恍惚之间，如在其左右。守官二年，扬舲捕盗者非一，而未尝有风涛失利之患，盖王之神灵阴有相焉。”李全出任沥港时，刚好海寇出没，经常要扬帆海上捕盗，两年内均没有意外，他将其归因为恭奉祠山大帝的福报。清康熙《定海县志》卷三，“横水洋，县西。海水奔冲激震荡极为险害，舟欲东西而水则横于其中，故曰横水。”金塘横水洋南接金塘水道，北经西垠门，富翅门水道灰鳖洋，东经螺头门、蟹峙门水道通峙头洋，向来被渔民视为畏途，没有海上经验的李全当然会感到庆幸。

李全所任的都巡检一职，全称应为三姑都巡检指挥，驻地本在今嵊泗县大洋山。据宝庆《昌国县志》记“三姑山系北洋冲要之地，凡海舟自山东放洋而南，欲趋浙之东西必自此分道。绍兴间，置都巡检寨，又于岑

明代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第二十三卷，称雷州换鼓、广德埋藏、登州海市和钱塘江湖为“天下四绝”。同时期的徐应秋在《玉芝堂谈荟》中，则称“雷之布鼓、登之鬼市、河源地丘之神僊、广德祠山之埋藏，是谓天下四异，非妄传也”。这“广德埋藏”指的是每年春秋祭祀“祠山大帝张王”时的“埋藏大会”，按古礼祭祀地祇时的瘞祭。据《祠山志》卷六所记，洪武初年祭祀三天，用物竟有二万余件。其中用牛六头（含大正牛一头）、羊七十头、鹅二百只、鸡一百三十七只。黄烧纸八十六担，疏纸、五色纸、大尺八疏纸各五千张，黄纸一百张；内中用于符篆、马甲纸张为八千七百余张。另有烛台三百六十对，灯芯四斤，香炉、木桌各三百六十个，大碗、盘、酒杯各三千六百只；水竹、苗竹各四挑，炭十挑，柴五百挑。祭祀用的神衣、幞头、朝靴、旗帜等，更是多不胜数。“埋藏大会”必须由官方举办，《祠山志》卷六载，“按埋藏本为岁事，故县间岁岁有之。民间凡有埋藏必先呈明，亦系知县衔名。”“每行埋藏仪典必须经知县批准，这既是宋元以来的传统，也与明太祖朱元

皮庆生《他乡之神：宋代张王信仰传播研究》一文中，分析“祠山大帝”的行祠在北宋前只有11座，南宋剧增至60余座。放眼到两宋时期的浙东地区，北宋时未见张王行祠，南宋有13处，依次是宁波6、绍兴3和台州、温州、金华、严州、衢州各1。除沥港庙之外，元大德《昌国州图志》记有“祠山行宫，附祖印寺之右”。一县有两处的仅昌国县，且出现时间较早。鄞县在东钱湖二灵山有张王行祠，为曾任昌国盐监后封越王的史浩在乾道七年（1171）所请，史浩与高闾都是绍兴十五年（1145）榜进士。池州（今安徽贵池）行祠在绍定二年（1229）曾重修庙宇，主持者也是宁波人袁甫。袁甫在庙记中说，其父袁燮在淳熙十年（1183）大病中梦与神遇而获愈，后嘉定七年（1214）复病时再次卜医于神得愈。袁甫为嘉定七年（1214）状元，袁燮墓就建于岱山，袁家曾长期寓居舟山。另外，浙东的著名学者叶适、黄震、杨简均曾在其建康、吴县、温州任上拜谒张王行祠，这三位或来过舟山，或与舟山学者关系密切。这些浙东官员或为张王撰写庙记，或直接为张王建立行祠，很可能是推动张王信仰进入浙东、走向全国的重要力量。这些官员又基本到

李全祈祷张王，任务得以顺利完成，“遂出己俸，就建行庙，以严奉之。一王、四公、十一侯、十有九夫人，亦皆塑像以从其祀。”在庙记最后，高氏的系衍为“左迪功郎新广德军学教授”。

宋代的统县政区包括府、州、军、监四种，都直属中央政府。军主要设在边关要塞和农民起义频发的地区，其地位略低于州。安徽省广德市古称桐汭，三国孙吴时置广德县，宋太平兴国四年（979）升广德县为广德军，辖境相当今安徽广德、郎溪等地。因处于杭州与南京的交通要道，广德军、广德路、广德府、广德州曾经辉煌一时，然而当地最为著名的却是纪念“祠山大帝张王”的“祠山文化”。

修庙者李全、庙记撰写人高闾都与广德有关系，前者是离任的广德都监，后者是即将上任的广德军学教授，但都不是广德本地人。李全在广德任官时接受了张王信仰，到沥港履新遇到难题时不求助于本地神灵，而继续向张王祈祷，获得灵验之后在沥港发起建立了一座张王行祠，此举后来又得到当地人的支持，庙记云“烈港之人从而向信，又增侈而丹雘之”。

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广德县西面的横山也因为唐玄宗时因祷雨感应，得敕封为“祠山”。历代对张渤的加封日益崇敬。唐天宝年间的“水部员外郎”、乾宁二年（895）“司农少卿”、天祐五年（908）赠礼部尚书兼封广德侯，到五代十国吴乾贞二年（928）赠仆射、仍旧广德侯，南唐保大十二年（954）册为司徒、进封广德公，南唐保大十四年（956）册封广德王。两宋时期对张渤的封崇更为狂热，崇宁三年（1104）赐庙额“广惠”后，“一人得道、鸡犬升天”，如高闾《记》所称，“王之祖考，及祖考妣，王之妻妾，及其九弟、弟妇，五子、子妇，乞于息女，莫不锡命疏宠，加以公、侯、夫人之号。”南宋绍兴五年（1135）加封为“正顺忠祐灵济昭烈王”，是当时最高地位的“八字王”；后世只能换个方向加封，从人王改封为神仙才有的“真君”，德祐元年（1275）封为“正祐圣烈昭德昌福崇仁辅顺真君”。神仙的封号字数突破后，人王的封号也可以突破，德祐元年（1275）又加崇仁、辅仁，成为“十二字王”，元朝时更封为“正佑圣烈昭德昌福崇仁辅顺灵佑普济真君”。

攻。除招宝山外其余11个海上烽燧均在舟山境内，两岛间相隔20多里日常可以目视，夜则举火。“海上十二铺”的具体位置，自东而西依次为嵊泗县嵊山镇壁下岛的野猫洞山、花鸟岛的前坑顶、西绿华岛西部的火铤山、五龙乡会城岙的沙山、金鸡岛的牛背脊山、徐公岛的大旗岗顶、薄刀嘴岛山顶、大洋山岛的大山，岱山县大鱼山岛的大山岗，定海区岑港街道的“鸟岛”五峙山主岛、金塘镇沥港的炮台山，以上各点山顶一般均有古代生活物品的遗存，除金塘镇炮台山因造地被大部破坏，其余基本未动。金塘岛的炮台山即在沥港原都巡检寨北，是“海上十二铺”的核心和“领头羊”，还在明代郑和航海图中贡献了一个重要航标“西垠（垢）门”，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
“海上烽燧十二铺”的设置，充分利用了舟山的海岛地理优势和内洋航海习惯，明代冯梦龙在《智囊》中评价“海上如此联络布置，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，呼吸相通，何寇之敢乘？”这不仅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重要一页，而且为舟山留下了丰富的千年海防文化遗产和广阔想象空间。沥港庙及其所带来的祠山大帝信仰，也已经成为中国海洋、海防文化的一部分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

关爱未成年人
是我们共同的责任